

叶楠

湖南醴陵人。一九三〇年出生。影代筆作家。青年從軍，一生賴在筆戰。

曾作爲遊艇工程技術軍官，後期在海上航行。

六十年代中從事專業文學創作，曾任商業創作室主任。

創作的電影文學劇本「甲午風雲」

「江山夜雨」，「原帶」，「隔」

「姐姐」等，著名于世。

依劇本拍攝的電影，曾獲全國

和政府獎，本人曾獲金鐘獎最佳編劇獎。

所著小說、散文，多次獲軍內外刊物獎。

曾有小說、散文集「作家自選集」，

「浪花集」及「電影文學劇本選集」等問世。

「中國新文學大綱」電影、散文集

均收有他的著作多部、篇。

葉楠是位有獨特風格和著作豐碩的

電影及文學兩栖作家。

現爲中國作家協會、電影家協會理事。



葉楠

中國當代著名作家新作大係

海之屋

京新登字 124 号

海 之 屋

著 者：叶 楠

出版者：华艺出版社（北京市朝阳门内南
小街前拐棒胡同一号）

印刷者：九九〇一工厂

发行者：华艺出版社总发行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

开 本：787×1092 毫米 1 / 32

印 张：10.25

字 数：190.8 千字

版 次：1991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印 数：00001-10000 册

书 号：ISBN7-80039-553-7 / I · 235

定 价：4 · 90 元

出版说明

改革开放以来，在“为人民服务，为社会主义服务”的文艺方针指引下，中国文坛又迎来了丰收的金秋季节。众多文艺界的老将新兵，以勃发的创作热情，推出一批展现改革风貌，讴歌时代精神，同时在创作手法上刻意求新的优秀作品。为了展示这一时期的文学景貌，我社将出版《中国当代著名作家新作大系》，陆续推出当代中国文坛新老名家的近作。该套丛书均选收中、短篇小说，每位作家一集，每集约十五万——十八万字。面向大陆及台、港、澳、海外华人读者。

我们真诚期待文学名家，包括台、港、澳及海外的中国作家，将各自的佳作奉献给钟爱各位和各位作品的广大读者，共同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做出贡献。

华艺出版社

一九九一年七月五日

目 录

序.....	夏衍(1)
作者的话.....	(5)
淹没不了的往事.....	(1)
海之屋.....	(65)
大江和高山的回声.....	(144)
遥远的乡情.....	(191)
来自德克萨斯的牛仔.....	(220)
最后一车西瓜.....	(257)
河滩上.....	(278)

冬月的大巴山的山巅·····	(290)
风沙敲打着胸膛·····	(296)
白云·····	(304)
雪点·····	(311)

淹没不了的往事

我八岁就看见过打仗。我说的打仗，并不是市井口角、妇姑勃鬻、乡里械斗，而是真正的两军开火，流血，横尸遍野。

早晨，太阳从初冬浓密的雾霭中挣脱出来，在田家冲上空疲惫地小憩。它不会料到这里会发生战争，我想。它那副懒洋洋的样子，肯定以为这山乡还会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。它并没留意，田家冲上下已渺无人迹，连一头家畜一只家禽都看不到了。它普照寰宇，没特别注意这个大山冲里的人们今天不同往昔，早又躲进冲田两侧的山林了。那时候，乡民不懂得坚壁清野，只是怕打仗损失了家私，天不亮，就把能搬走的坛坛罐罐，运上山，牵走耕牛，抓走鸡鸭。迎战的一方，是乡民聚集起来的义军。“义军”这个

名是当地乡绅吴老秀才起的，他说：“御外敌之师，当然是义军也！”义军现在也都藏于冲田两侧的树林中。至于这些义军怎么就知道今天敌人一定会来，以后到永远，也是个谜。不过，我感觉今天一定会打起来，因为，我觉得不对劲儿。我说不清，首先觉得这白昼，倒像是暗夜，比暗夜更渗人，眼前一片昏黄。再就是这个冲里的疯了的俊媳妇，在破晓就扯嗓子叫：“阴兵今几个要来收人喽！”叫得人心头发毛。人们都说，疯人的疯话是很灵验的；疯人都是由什么灵怪附了体的。这个疯女人长得很漂亮，还有个漂亮名字：牡丹。

我家是从城里逃出的难民，今天当然跟当地乡民一起离开山冲，爬到西山的半山腰，躲起来。没再往高处远处走，是免得打完仗，下山时要多走好多路。何况，当时义军传话，这一仗是肯定会打赢的，避避流弹就是了。我喜欢在半山腰，能居高临下，又不算太高，山冲，还有山冲出口处与山冲垂直的一条小青河，尽收眼底。真打起来，会看得很清楚。其实，不光是我，就是一些小脚老太太，也都有我一样的心情：既有点惧怕，也还有点好奇，打仗不是每天都能看到的。从那一次开始，我发现人固然不喜欢杀戮，但也有一种争斗欲。先民还不会使用石块去砸落果实和投击野兽的年月，怕已经有过徒手搏斗发生，我想。后来我读《诗经》晓得，起码在春秋时代前，先民一方面哼哼“颠倒衣裳，颠之倒之……”也还作“决拾既次，弓矢既调……”的吟唱——射具备便，弓箭匹配，跃跃欲搏了。

就在我们这些躲避流弹的人中间，有位本冲的田奶奶就豪气地说：“他们是人，我们也是人，如若窝窝囊囊任他们杀，不如跟他们拚。一个换不了一个，俩换一个……”她有两个儿子，都在义军中。昨天田奶奶一天忙着制做纸钱，就是焚烧后可供灵魂在阴间使用的冥钱。我们家的冥钱不是印刷的，而是有铁铸的钱模子。把钱模子放在黄表纸或一种叫火纸的粗纸上，用木锤敲击，把钱的印迹留在纸上就可以了。老人们说，这种钱经过焚烧，在阴间就可以流通了，可以买生活必需品，也可以向阴间官吏行贿。我常想，如果在阳世，钱能用此简单办法制造就好了，人将都成了富翁。我问田奶奶制造这么多纸钱干什么，她说：“准备着呀！要是你两个叔打死了，烧给他们花。”我将田奶奶的话告诉母亲，母亲只惊愕地说：“啊——”我知道田奶奶这么做这么说，一般人认为是不吉利的。可她是七十多的老人了，没有人去说她。

整个战斗，是从小青河北岸小树林出现骑兵的身影拉开帷幕的。有人说：“来了！”既有惊惧也有兴奋。我看得很清楚。开始并排出来两骑，后来就数不清了。军装是黄色的，马也是黄色的。我从来没见过日军的马匹有黄以外的毛色，所以，乡民始终认为日军自称皇军是黄军。这些骑兵，在我眼里显得很小说兵、小马，像玩具兵，像驴皮影戏纱幕上的骑兵。他们让我想起《南柯太守传》中槐安、檀萝两国的蚁兵蚁将。那时候，我还没有读过这篇传奇。这故事是现在的义军军师吴老秀才给我讲的。讲的时候

候，手舞足蹈，唾液飞扬。吴老秀才叫吴云卿，其实他并不是秀才，乡里人称他秀才是恭维他，何况乡民没多少人知道童生和秀才的区别。他自己始终为没取得一袭青衿为憾事。他自己的说法是：“时也命也，并非我没有才学，只是因为民国取代了先朝，废除了科举。如若不然，殿试夺魁也不算难事。”这次日军占据县城以后，多次到山乡掠掳，烧杀劫掠，而且强奸了老先生的孙女，使老先生悲愤欲绝，发誓不与鬼子共日月。所以山乡兴起红枪会，老先生不惜倾家荡产，为红枪会置办武器装束。他说，红枪会虽是儒学所不赞同的异端，但能于乱世保家卫民、抗击倭寇，就符合大义。他不但以财力资助，还毛遂自荐，要当义军军师。他说，他精通《六韬》、《孙子》、《吴子》、《素书》、《心书》等兵书，军师之职，非他莫属。本来，那些首领不同意，认为他是老朽，又爱咬文嚼字，有了他碍手碍脚。后来发生了一件事，吴老先生出马，办得挺漂亮（这件事以后我会补述），也就默认他充任军师。昨晚，他喝了几盅酒，虽然步履蹒跚，心情却极昂扬，竟振臂高呼：“一战必克，一战必克！”老先生那种义愤填膺的情状，实在是很感人的。

那些小兵小马，从河北岸树林拥出来，并没有排什么队形，而是散乱的一团，像一窝离巢的野蜂。马步不紧不慢，像是在作小跳。日本军马就是这个样子，走就像是跳。一个中国老骑兵告诉我，日本战马高大，有一副趾高气扬的外表，可是，不会走，也不会跑。走起来像跳，跑起来四蹄狂刨，特别颠，不会走山路。现在他们在平坦的河滩

上。我能想到，他们那副肆无忌惮的样子，甚至于还在相互取笑。能不是这样吗？他们没费一枪一弹，就占领了县城。下乡几次，就像来围场狩猎，没有抵抗，遇到的是惊怖的人群和家禽家畜。他们追逐任何一个目标；击毙任何一个生灵；强奸任何一个没逃脱的妇女，然后用刺刀挑出血淋淋的五脏；在农户的锅灶里拉泡尿以显示皇军至高无上和文明；点几把火烧掉房屋，大笑着拍马而去，留下死亡，也留下他们的罪恶。他们以为刀、枪、火和血腥足以让中国人丧胆。

“阴兵收人来了啊——”这是牡丹。她突然出现在山冲中的田埂上，尖厉地喊叫。还疯狂地扭着腰肢，像跳舞，摇着凸得很高的肚子——她怀着孩子，即将临盆了。

“贱婆娘，叫啥子哟！”这是山林里有人喊，声音发颤。听得出，这是牡丹的麻脸丈夫。天不亮上山的时候，他满世界找牡丹，没找到，急得快要跳崖了。

就这么突然出现了一个人，在一片枪口之下，我们山上的人心都绷紧了，为牡丹的生命而焦虑。可有什么办法呢？她是疯子。日本骑兵也愣住了。我看到他们勒住了马，一个军官还举起望远镜。我想，他们未必是因为一个女人出现，而停止不前的。一定是他们感到这个山冲有点不对劲，太寂静了！

“嘎勾——”一声枪响。这是“三八”式步枪的射击声，连孩子都能听出来，战乱教会了大家。这种声音已经夺去了很多生命。

不知道，是日本枪手没射准，还是只是示警的枪声。牡丹没有倒下，还在跳。不过，没跳多大一会儿，就不跳了，她的裤子跳掉了，绞着腿，无法再跳了。她人虽疯，也还知道提起裤腰。她提起裤子歪歪斜斜，钻进一丛竹林就倏忽不见了。

皇军骑兵只停止前进一小会儿，又策马前进了，朝着河道。不过，他们有了戒备，边走边组编队形。他们分成六个小分队，展开形成一个反扇面，两侧两个分队趋前，成犄角之势。看来整个兵力是两个骑兵中队。

“喝——”我听到这是刘老大在山脚林子里吼。接着有人把这个“喝”字不断传下去，“喝——”“喝——”……

不知内情的人，绝不知道这是一道义军的重要口令，也不会知道它的含意。我知道，这是命令所有要去和敌人厮杀的人，喝符水。据说，喝了符水的人刀枪不入，连土炮都伤不了皮肉。我看到过他们在祖师神牌前敬领符水的情形。符咒是老师（即传道师）预先在黄表纸上写好的，那符咒既不是字也不是画，而是回旋百结龙飞凤舞的线条，像是相互缠绕的蛇。老师捧着有符咒的黄表纸，跪在烛焰飘摇香烟氤氲的祖师（不知道属哪路神圣）神案前，念念有词，词意含混（大概越含混就越显得神秘不可猜度）。然后立起，将符咒在神牌前晃绕几圈（我想这一点很重要，这样祖神的灵气就会附着在符咒上），接着在烛焰上点燃，搁置在一大海盘里，燃尽，留下的灰烬倒进一盛满水的水桶里。老师下手搅拌几下，符水就算敬领到了。谁喝了它，就

会成刀枪不入之体。我真想喝一口，凑过去。老师板起脸斥我：“远一点，小孩不宜喝符水！”究竟为什么，没说。后来，有个老头半真半假地跟我说：“小孩喝了，长出三头八臂。”我一想，这不就变成哪吒了么？我不敢喝，怕真变成三头八臂。八臂还可以，三头有点麻烦，三个脑袋想得不一樣，什么事也拿不定主意。

喝了符水，真能刀枪不入吗？真能，我见过。现在义军的首领、红枪会老师、团长刘老大，开始建红枪会的时候表演过。他脚蹬皂靴，穿条黑灯笼裤，腿、腰都扎着宽带子，上身赤膊，打扮跟卖大力丸的一样。他喝了符水，用巴掌拍拍脖颈，冲着他兄弟刘老二叫：“来！”刘老二抓把鬼头刀，咬着牙举起来。刘老大猛一哈气：“哈——”刘老二叫了一声“嗨——”鬼头刀就劈下去了。我吓得闭了眼。等睁开眼，只见刘老大“呵呵”大笑，伸着脖子绕场一周，让围观的乡民看他的脖子。脖子安然无恙，只留下一道白印子。乡民们无不称奇，都“呵呵”傻笑。刘老大似乎觉得还没能让乡民信服到痴迷的程度，又拍拍他袒露的长满黑毛的肚皮：“来！”刘老二端起土铳，朝肚皮就放。“轰”一声，一股烟，一道火光。肚皮只泛点红，还有烟薰的一片黑。刘老大这次没笑，威严地挺着肚子向呆若木鸡的乡民展示他的神奇。于是红枪会建立起来了。哪个乡民不愿意有个刀枪不入的肚子呢？有了这样的肚皮，怕是乡绅、保丁都得怕他七分。于是，刘老大当然是首领，刘老二为副。

为什么要到日本兵列队逼近以后，才下命令喝符水？我

不大清楚。我想，也许是怕喝早了，时间一长失效了。符水也许跟酒的性质差不多。我见过刘老二喝醉酒的样子，大摇大摆走到一头大牯牛跟前，弯下腰，头顶对着牯牛，要跟牯牛抵犄角，虽然他没长犄角。他跟牯牛说：“牯子，来呀，跟我抵。有种，抵，莫怯阵嘛！”那牯牛许是讨厌他的满嘴酒气，或是不屑与他争高低，掉头去追一头母牛，伸脖子嗅母牛的尾巴根。刘老二忿忿地追着说：“你这个杂种，看不起我，宁愿去亲母牛的屁股，也不跟我抵角。”第二天，吴老秀才见了他，揶揄说：“老二，听说昨个你要跟牯子抵角，壮哉，壮哉！”刘老二翻个白眼说：“你老人家听人瞎扯，我刘老二又不是呆子，会干那种蠢事？”他是忘了，酒性失效了。

日本骑兵开始渡河，两翼先下水。河水不深，只淹到马的膝盖，水珠在军马四周溅起，闪着光。我觉得水珠好像就要溅到我脸上，我似乎闻到了马身上的臭汗味，心直发紧。太阳光一处惨白，让人发怵，我感到。义军还没动静。大概在哈气。哈气也是一功，据说练好了，力大无穷。我想起来了，义军还不到出击的时候。昨晚，义军首领开军事会议。这军事会议是我这么说的。其实他们就是蹲在河滩上，七嘴八舌地争吵应该怎么个打法。我在场。不但我在场，大人小孩有的是，都来旁听。打仗，去拚命，可不是每天都能遇到的事。那时候，那种军队，没想到保密，也没有人想到会出奸细。也确实还来不及出败类，骤来的风雨阴霉天气，毒菌还不能马上滋生出来。究竟怎么打？都

说不出个章程。最后是听从了军师的。吴老先生引经据典，振振有辞，力主伏兵，而且要等日军一半渡过小河，再奋起攻击之。他说，这是古战法，出于《孙子》，他还背诵了原文。我读经书以后，才追忆起他背诵的是：“客绝水而来，勿迎之于水内，令半渡而击之，利……”记得，为了攻击有力，吴老先生还出过用火牛阵的主意。当时，我觉得好，挺有意思。一群牛的尾巴上拖着火把，向前猛冲，还不跟编队坦克车一样，日军非人仰马翻不可。吴老先生说，这是战国时期齐国大将田单用过并大获全胜的绝招。可惜，大家没采纳，说农户爱惜牛，无法动员种田人献出耕牛来。

日军骑兵的两翼已经渡过小青河，踏上河南岸的沙滩，马轻快地前进，像是踏着小步舞的舞步。性急的骑兵已经冲进山冲，踏稻田前进。中间的骑兵，正在河中央涉渡。我想，这正好是半渡了吧……

“轰——隆——哗啦啦……”这是土炮轰鸣。开始了！

日军先头骑兵的前方稻田里，溅起一片水柱，不高的小水柱。我知道，土炮射出去的是铁沙，还有砸碎了的破犁铧、锈铁钉、铁锁什么的。昨晚，我看见塞进炮膛里去的。这种土炮，结构极简单，实际就是一个铸铁罐子，后面留有装药捻的孔。这门土炮锈迹斑斑，够老迈的了。吴老秀才说，这就是明朝的“无敌大将军”，当年戚（继光）家军，就是使用它，抗击倭寇。至于它怎么流落到这山乡，他也说不清。

可惜，这一炮没打着一名日军骑兵。不过，冷丁一炮，

也吓他们一跳。前头的马猛刹住蹄步，骑兵在马上晃了一下身子。他一定出了一身冷汗，我想。总算挫了一下他们的威风。

“呜嘀哇……哇嘀……咚锵咚咚锵……”这是义军的“鼓吹”——军乐队开始演奏。“鼓吹”也是吴老先生主张建立的。他说，古代军旅就有“鼓吹”，三国甘宁大战张辽，就用了“鼓吹”以壮士气，以少数兵力挫败敌兵。乡间吹鼓乐手还是有的，红白喜事、年节，都是少不了的。义军“鼓吹”近三十人，有锣、鼓、钹、唢呐（乡民叫喇叭）、箫、笛、笙……还有道士用的螺号。这个时候突然演奏起来，虽说不是洋鼓洋号，还是令人振奋，令人热血沸腾。后来我长大成人，听到过很多洋军乐队演奏各种有名的乐曲，总觉得没有我那天听到的“鼓吹”演奏《将军令》之类的曲牌那样荡人心魄，那样令人心潮澎湃、令人奋起，虽赴死而不悔！

“鼓吹”是紧接着土炮的吼声而奏鸣的，土炮的轰响是乐曲强有力的引子。

黑潮，黑色的人潮，从山中两侧的林子里，从坟茔中，从村落到，向山冲的田野涌漫，上千义军蜂拥而出。他们的装束一模一样：黑色裤褂，束腰，头缠黑扎巾，脚蹬皂靴，手握有红缨的铁矛（他们自己叫红枪）。我还知道，他们每人还有一把锃亮的匕首，插在腰带上。他们呐喊着向日军骑兵冲击，义无反顾。虽然这时“鼓吹”一直在演奏，虽然呐喊声震撼山乡，我似乎是什么也听不到，只是看到

黑潮在向山冲冲口涌漫。我第一次知道，某一项感官高度紧张发挥效能时，别的感官会完全麻木。现在，我只有视觉是敏锐的。

阳光好像也大惊失色，黯淡了许多。这壮观的去迎敌的不畏死的民众的不成阵列的群体，永远铭刻在我心底。那黑潮，奔腾澎湃的黑潮！黑潮的潮头是刘老大，他敞着怀，露着满是黧黑胸毛的胸膛，在稻田泥水中阔步奔跑。只有他一人挎有一支驳壳枪，疯狂地拍打着他的屁股。想不到军师吴老秀才也上去了，双手端着铁矛，像端着根擗面杖，磕磕绊绊往前跑。毕竟年迈力衰，落后了。不过，他还在跑。“鼓吹”也在跟进，三十多人挤成一团，行进中鼓之吹之。其中有个细高挑唢呐手，最醒目，雪白的头发，像一顶银盔。我认得他，他是耿爷爷，年近七旬的老人，老态龙钟，总是佝偻着腰，像一棵将枯死的弯曲的老树。不过，当他喝口酒，吹奏起唢呐，腰会神奇地挺起来，而且神采飞扬，修长的身躯随着曲子的节奏晃动着，像风中摆动的云杉。唢呐声回转动听，像行云流水。特别是到高音，简直是石破天惊。我问他：“老爷爷，你的底气怎么那么足？”他眯眼笑着说：“这靠酒，酒在心里一烧，就上气了。孩子。”只要他要随吹鼓班子出门为人家婚丧嫁娶或耍龙灯、划龙舟吹奏去，老伴耿奶奶总是给他装满一小葫芦酒，给他揣在怀里。本来耿奶奶不让他进“鼓吹”，说：“你这副老骨头架子，不用枪子打着，就炮一响，还不震散架了。”耿爷爷说：“看你说的，我这副老骨头还硬朗得很，虽说不是铁